



静静的顿河 (一)

静静的顿河 (一)



原著	[苏]肖洛霍夫
改编	沈治平 韩幼文
绘画	黄云松 张昌洵
	付东黎
封面	杨宏富

想和我成书友的请加我
QQ34308147

雪靖藏书章

内 容 提 要

一九一一年，俄罗斯顿河两岸的哥萨克，依旧沿袭古老的民族习惯，贫困、安然自得地生活着。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一家住在紧靠顿河南岸的鞑靼村。葛利高里虽然和娜塔莉亚结了婚，但却深深地爱着邻居司契潘的妻子阿克西妮亚。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他和亲人分别了一段时间，但当他负伤回家探亲时，一腔久别重逢的欢乐却又变成了心灵上的巨大伤痛。



1. 五月的一天，鞑靼村又有三十名哥萨克去入营参加军事训练了。葛利高里的哥哥彼得罗和阿克西妮亚的丈夫司契潘也在其中。



2. 第二天，葛利高里替代哥哥骑马去顿河边饮水。他远远看见阿克西妮亚挑着水桶，从山坡上走下来，便忙挽起缰绳纵马疾驰过去。



3. 等阿克西妮亚汲满了两桶水，葛利高里缠住她不放，说了一大堆热情洋溢的话。“别胡闹，躲开！有人来啦！叫他们看见……”说完，阿克西妮亚赶紧绕过去，连头也不回地匆匆挑着水走了。



4. 这天晚上，阿克西妮亚失眠了。她想起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司契潘是从沙漠上，从顿河左岸的杜布洛甫村把她娶来的。那时她才十七岁。



5. 在新婚后的第二天一早，严厉的婆婆就叫醒了阿克西妮亚，把她领到厨房里说：“我亲爱的儿媳妇，我们娶你来不是叫你享福和睡懒觉的。先去挤牛奶，然后做饭，还有一堆衣服该洗了。”



6. 也就是在这一天，司契潘在仓房里有计划地凶狠地把年轻的妻子打了一顿。他专向她的肚子上、胸膛上、脊背上打，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出来。



7. 司契潘给了年轻妻子一顿下马威之后，白天和人打牌，抽烟，胡扯，晚上跑到村外去喝酒、放荡。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出去，而把阿克西妮亚关闭在仓房里或者内室里。



8. 一年半之后，阿克西妮亚的婆婆以及刚生下来不久的孩子，相继去世了。这几年的生活对于她来讲，除了沉重的劳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乐趣，更不用说爱情了。



9. 如今，葛利高里倔强而满怀希望地追求着她，这使她感到害怕。她理智上觉得不该这样，但又不知不觉地在注意着自己的穿着打扮。这种不可压抑的感情，使她觉得仿佛走在即将解冻的顿河上，令人心惊胆颤。



10. 但葛利高里的魅力是那样强烈。第二天，雷电交加，咆哮的顿河把波浪推送到岸边。潘苔莱带着儿子葛利高里及女儿，也顺便叫上了阿克西妮亚。阿克西妮亚立刻扛上渔网，跟着潘苔莱一家向一条小河跑去。



11. 他们两人一组地在河里下网。一个浪头打来，葛利高里滑倒了，他挣扎着站稳脚跟，开口就问：“阿克西妮亚，你还活着吗？”“吓死我啦！”阿克西妮亚向葛利高里靠去，心有余悸地说，“我以为你淹死了呢。我可冻坏啦！”



12. 他俩奋力拉起鱼网，把胜利品装进口袋里。为了暖和一下身子，葛利高里拉着阿克西妮亚，顺着沙滩奔跑起来，并且说：“前面有一个草堆，去那儿躲躲风……”



13. 他俩哆嗦着钻进了干草堆里。“你头发上的气味真叫人心醉……”葛利高里说着，想俯下身去吻阿克西妮亚。阿克西妮亚慌乱地推他，压低声音说：“别这样，我可要嚷啦……”



14. 割草的季节，男人和女人都穿得像过节一样来到草地。葛利高里一边用镰刀割草，一边用眼睛找那一条绣着花边的白围裙。阿克西妮亚总在他眼前晃动着

.....



15. 夜晚，割了一天草的人们困倦地在即将燃烬的篝火旁发出了呼噜声。一弯新月，在黑色的天幕上移动着。这时，葛利高里只见一个人影躲躲闪闪地向他走来。



16. 是阿克西妮亚！是她。葛利高里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向前走了一步，把驯顺地、散发着热气的阿克西妮亚搂在自己的怀里……阿克西妮亚终于被强烈的爱情征服了。



17. 割草以后，村里传开了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的流言。葛利高里的父亲来到司契潘家，见阿克西妮亚打扮得漂漂亮亮，手里拿着一只空水桶，正往屋里走去，就喝住了她。



18. “喂！你和小伙子勾勾搭搭。要是司契潘回来，叫我怎么……”潘苔莱向她吼道。阿克西妮亚毫不害羞地对他说：“杀死我也不怕！葛利希加（葛利高里的爱称）是我的人！”



19. 潘苔莱被阿克西妮亚一顿抢白，气急败坏地赶回家，抄起拐杖就朝儿子打去。葛利高里夺下拐杖折成两段，转身向屋外跑去。潘苔莱在后面指着儿子大骂：“给你这狗崽子成亲！我明天就去请媒人。”



20. 在谢特拉珂甫村外的草原上，排列着一排排带帆布篷的大车。不远处就是军营。入伍的哥萨克们有的在洗马，有的在操练，这天，安得烈的妻子带着各种吃食和村子里的新闻去看望丈夫。



21. 第二天一清早，安得烈找到司契潘，悄悄告诉他：“村子里都在议论你老婆……她勾搭上葛利高里啦……竟然连人都不躲避……”



22. 村里去入营的哥萨克们就要回来了。阿克西妮亚依然如疯似狂地沉溺在自己晚熟的苦恋之中。葛利高里不顾父亲的恐吓，也不顾乡亲的议论依然每夜到阿克西妮亚的家里去。



23. 一天，晨钟响了。阿克西妮亚正往滤奶桶里倒着牛奶，听见一阵马嘶声，司契潘回来了。她拉着长声说道：“你打吧！”瘦削而显得陌生了的司契潘，只是从喉头轻轻哼了一声，就转身走进屋里。



24. 司契潘吃饱喝足之后，无所顾忌地大声说：“讲给我听听，你是怎样盼望丈夫的？你守住贞节了吗？”说着，他突然一拳把阿克西妮亚打倒在门框边上。



25. 阿克西妮亚向门外逃生。在院子的篱笆旁，司契潘又把她打翻在地。正在隔壁院子里喂马的葛利高里见此情景，忍无可忍地越过篱笆，挥拳向司契潘的后背打去。



26. 强壮得象头狗熊的司契潘狂怒地向葛利高里扑去。葛利高里的哥哥彼得罗赶来帮弟弟参战。兄弟俩吃了点亏，同时也把司契潘的右眼打得像熟透了的李子。在乡邻们的劝阻下，才好不容易中止了这场恶斗。



27. 为了拴住儿子的心，潘苔莱夫妇坐着马车，带葛利高里去邻村米伦家求亲。



28. 米伦是鞑靼村的富农。他嫌潘苔莱家不够富裕，又听说葛利高里的名声不好，所以迟疑不决。可是女儿娜塔莉亚却红着脸，流着泪说：“我爱葛利高里。别人我不嫁，要不然就把我送进修道院去吧。”



29. 米伦终于同意把女儿嫁给葛利高里了。全家人忙着给新娘子赶制各种嫁妆。娜塔莉亚按照传统习惯给未婚夫编织着灰色的细羊毛围巾和绒手套。



30. 迎亲的日子终于到了。为了迎新娘，潘苔莱套了四辆双套大车，马匹的额上都戴着纸花和缎结，拴着许多铃铛。亲友们打扮得漂漂亮亮，聚集在他家院子的轿车旁边。



31. 新婚宴会是热闹的。客人们唱着歌，跳着舞。大家一迭声地高喊着：“苦啊！”（俄罗斯风俗，有人起立喊苦，新郎新娘就要接吻。）葛利高里觉得妻子的嘴唇淡而无味，不知为什么，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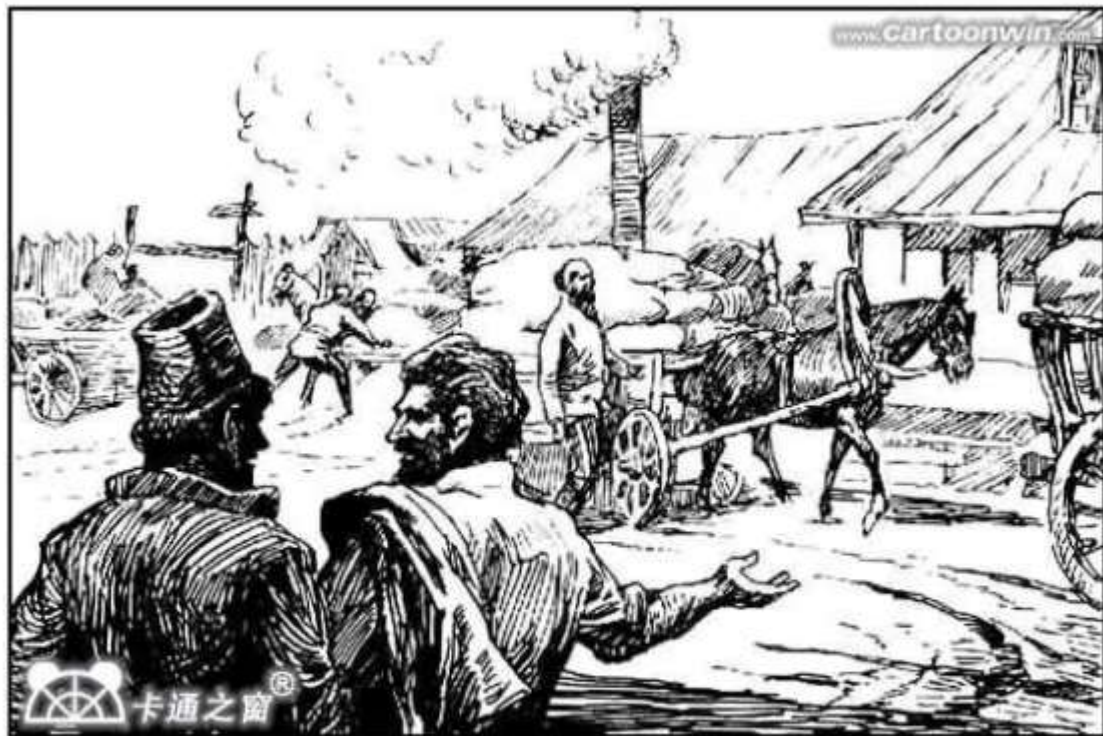
32. 九月，鞑靼村似乎又变得平静了。生活像陀螺一样旋转着，每家照旧过着各不相同的生活。葛利高里从妻子那里得到的仅仅是冷淡和窘迫的顺从。他还是忘不了阿克西妮亚。



33. 就在这平静的氛围里，却响起了低沉然而又忿愤的声音。村里凶狠的首富谢尔盖开除了磨坊里的工人达维德加和“丁钩儿”。他俩整夜整夜坐在土坯小工房子里商议：“要叫他们尝尝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滋味。咱们要报仇。”



34. 十月底的一个星期日，鞑靼村来了一个陌生人。他叫奥西普，自称是从罗斯托夫来的铁匠，修了个铁匠作坊，住了下来。好奇的村里人有的猜测他是警察，有的说他是税警。



35. 圣母节前夕（俄历十月），磨坊里正在轮班磨面粉。院子里挤满了车辆和人群。从各村前来磨面粉的，除了哥萨克之外，还有不少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命令迁移到顿河沿岸来的乌克兰人。



36. 这两个民族本来就有芥蒂，为了谁先谁后，这次在磨坊内外又展开了一场大格斗。妇女尖叫着、哭喊着。马匹惊骇地竖起耳朵，牛哞哞叫着，斗殴的场面简直像是战斗中你死我活的肉搏，激烈异常。



37. 不断从村子里涌出来的哥萨克人多势众，把乌克兰人赶到存放面粉的木板仓库跟前。突然，一个乌克兰老人从炉子里掏出一根冒火焰的劈柴，大声威胁道：“快让开道！不然我要放火了！”



38. 哥萨克们无可奈何地让开了一条道。乌克兰人架起马车，飞快地向村外跑去。当哥萨克正想去追赶时，铁匠奥西普拦住了他们：“别追了，咱们都是俄罗斯人。”一场格斗才没有继续下去。



39. 圣母节以后天气还算温暖。但一到圣米海洛夫节，一场大雪给顿河两岸披上了银装。每天晚上，被解雇的工人达维德加、“丁钩儿”、米海伊尔、科特里亚洛夫等人聚集在铁匠奥西普家里，听他念书。



40. 奥西普念的是《顿河哥萨克简史》，书中讲到了农民革命领袖普加乔夫和司捷潘·拉辛的事迹，还描述了哥萨克的贫困生活，抨击沙皇的统治，甚至揭露了哥萨克集团是沙皇雇佣的王位保护人。



41. 他们激动起来了，争论起来了。经过长期淘汰和挑选，组成了一个由十个哥萨克参加的核心小组。布尔什维克党派来的奥西普，把那些凡是能向旧世界进攻的先进者都团结到自己周围来了。



42. 婚后的葛利高里感到生活索然无味。他和娜塔莉亚并肩坐在颠簸的牛车上，望着高不可攀的星空，突然伤感地说：“你就像月亮，即不冷也不热。我不爱你，娜塔希加（娜塔莉亚的爱称）。我很可怜你，请你别生气……”



43. 娜塔莉亚受不了丈夫的冷落，想回娘家去。一天，葛利高里没头没脑地挨了父亲一顿痛斥：“你要是不愿意和娜塔莉亚同住，你就给我从家里滚出去！”



44. 年轻气盛的葛利高里不顾妻子的哀求，果真走了。他在半夜里敲开了朋友米海伊尔的门。“我跟家里人吵架啦……想在你这儿住一夜……想请你帮个忙，明天告诉阿克西妮亚，叫她天一黑就到风磨那儿去……”



45. 第二天夜晚，黑暗追逐着被柳树枝遮住的月亮，风车像挺立的僵尸一样显得阴沉可怕。葛利高里接连抽了三支烟，总算把阿克西妮亚等来了。他俩互相依偎着商量了好一阵，但也没有结果。



46. 葛利高里只得四处找工做。谢尔盖家的叶甫盖尼中尉答应雇他当车夫。“我不是一个人……”葛利高里脸红得厉害，“我还有个女人。”“是个浪漫故事吧？”中尉笑了，点点头：“那就安排她到厨房里打杂吧。”



47. 趁丈夫外出赌钱，阿克西妮亚跟心上人逃跑了。他俩默默地向草原上走去。
“你也不问问我带你去哪儿。要是走到山崖边把你推下去呢？”葛利高里在黑暗中笑着说。“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阿克西妮亚苦笑着说。



48. 叶甫盖尼中尉在御林军阿塔曼斯基团服务。因在赛马时折断了左手腕，暂回老家来休养一段时间。他的父亲尼珂莱是亚果得诺叶的大地主。家里骡马成群，所以需要雇用许多工人。



49. 阿克西妮亚的工作是每星期把屋子里的地板擦洗三次，喂养一群家禽。她热心工作，竭力对每个人都讨好，连女厨子鲁凯莉亚也不例外。她觉得新生活开始了，心情舒畅，脸色红润起来，看上去年轻了许多。



50. 唯一使阿克西妮亚感到不安的，是每当她在屋里擦洗地板时，中尉总要向她讲些猥亵的话，还闪动着亮晶晶的、色迷迷的眼睛盯住她不放。



51. 葛利高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个宽敞的木马棚里，和老马夫萨希加一同消磨时间。萨希加常常酗酒，还和老地主称兄道弟。只是因为他懂草药，是个兽医，所以受到宽恕。



52. 娜塔莉亚被父亲接回家去了。一到夜里，她就陷进像燃烧一样的思念里去，她被这种意想不到的、不应该有的委屈蹂躏着……但她觉得这是个“暂时的局面”，葛利高里会回到她身边来的。



53. 春天到了，在痛苦的思念中等待丈夫回心转意的娜塔莉亚，给丈夫写了一封信：“……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并不想拆散你们，但是别把我埋进地里去……请你可怜我……”



54. 葛利高里的回信只有潦草的几个字：“你一个人过下去吧。”娜塔莉亚痛苦地穿上新婚的服装，去教堂祈祷。耳边传来了一些年轻人的嘲笑：“她和自己的公公勾搭上了。”“原来如此，难怪葛利高里把她甩了！”



55. 痛苦和羞辱，使娜塔莉亚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她仰起脑袋，握住镰刀，表现着使她超脱苦难地愉快心情，使劲用刀刃割进了喉管……



56. 在叶甫盖尼家的阿克西妮亚怀孕六个月了，起初她隐瞒着，是因为怕葛利高里不相信是他的孩子。这时，她只好解释：“葛利沙，你自己算算日子……这真是你的孩子……”



57. 这年的夏天很干旱，粮食很早成熟了。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去割黑麦时，一阵产前的阵痛，差点使她昏死过去。在葛利高里把她放在马车上飞奔回村的路上，传出了一声婴孩的啼叫。



58. 就在这年十二月，葛利高里被叫到月申斯克的镇公所去。他领到一百卢布的买马钱以及一张在圣诞节后第二天去曼珂窝村征兵站报到的通知书。



59. 葛利高里又贴上四十卢布才买了一匹棕色马。出发前，父亲潘苔莱来送行。他看看阿克西妮亚怀中的孩子问：“是哥萨克吗？”“是个姑娘。”阿克西妮亚看出老人脸上掠过一丝不满意的神情，急忙补了一句，“长得像葛利沙！”



60. 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吻别后，催马追上了父亲。他俩默默走了一阵，父亲把娜塔莉亚自杀的事告诉了他。“现在活过来了，但割断了一根血管，脖子弄歪啦……我们要把她从娘家叫回来。”



61. 一九一四年，在一个和暖愉快的日子，经潘苔莱再三请求，娜塔莉亚回来了。全家人本来就喜欢她，尤其是葛利高里的妹妹，冲上去抱住了她：“没有良心的！把我们都忘啦！”



62. 就在人们又准备割草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惊动全村的事情：镇警察局长带着一名侦查和另一个矮小的军官，会同村长和几个见证人，来到铁匠奥西普的家里。



63. 他们逮捕了奥西普，理由是他参加过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接着，又搜查了他的住房。经过一番简单的审问，几个警察把奥西普押送走了。



64. 鞑靼村不像以往那样平静了。一些老头子们聚在一起担心地议论：“也许要闹霍乱了。”“听说要打仗呢。”“对，”潘苔莱支持要打仗的观点，“葛利高里来信说，奥地利皇帝下令把军队集中到一处，想要进攻彼得堡。”



65. 葛利高里被分配到第十二团。第二天，乘上一列满载哥萨克、马匹和粮秣的火车，向伏龙涅什驶去。他坐在靠窗的一个木槽旁边，望着平坦的田野从眼前滑过去，一片片浅蓝色的、温柔的树林子在远处旋转。



66. 驻地到了。白天，军官老爷们都站在旁边，一面监视着下士们在大操场上把哥萨克赶过来赶过去，一面悠闲地抽着烟。葛利高里看着这些油头粉面的军官，觉得自己和他们之间隔了一道看不见的墙壁。



67. 在练马术时，一个哥萨克的马和一个上士的马碰了一下。上士猛举起鞭子，朝哥萨克脸上抽去，还斥骂：“狗崽子！罚你值三天班！”使葛利高里感到气愤的是，其他军官们装作没看见，仿佛打的是一条狗。



68. 过了几天，葛利高里在饮马时，把水桶掉到井里去了。那个上士扑上来想揍他。葛利高里挺直身子，冷冷地说：“你敢打我的话，我一定打死你！你明白吗？”上士惊骇地看了他一阵，终于像狗一样夹着尾巴走开去了。



69. 由于奥地利皇太子被刺身死，第一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六月底，葛利高里所在的团，根据师部命令，向罗甫诺城开拔。哥萨克们议论纷纷：“要打仗了。”“葛利高里，你不害怕？”“有什么好怕的？”“我可有点害怕。”



70. 部队顺着偏僻的小路走着。令人昏昏欲睡的寂静使耳朵里嗡嗡直响。突然，从远处燕麦地里传来了沉重的炮弹爆炸声。连队活跃起来了，在上尉带动下，战马嘶叫着飞奔起来。



71. 连队追过了一个步兵团。步队、辎重队、炮队和救护队，接连不断向前线涌去。已经感觉到逼近战争的死亡的气息。一个淘气的步兵向葛利高里扔了一块泥团。“接住，要这样打奥地利人！”葛利高里用鞭子把泥团打落了。



72. 连队进驻了村庄。老乡们纷纷准备逃难。每家的院子里到处扔着杂乱的东
西。趁着混乱，有几个哥萨克开始抢劫贵重物品。一个被抢劫的犹太人像笑一样
哭丧着脸说：“德国人要来啦，反正也是要被他们抢去的。”



73. 战斗打响了。骑兵们策马向前疾驰。葛利高里手持长矛，乱飞的子弹发出嘶嘶声，逼得他把脑袋紧紧地伏在马脖子上。几个哥萨克从马背上倒栽下来，后面的战马又从他们身上践踏过去……



74. 已经逼近奥地利人的战壕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奥地利人对准葛利高里放了一枪。子弹的热力烧痛了他的脸蛋。他勒住马缰绳，用长矛奋力向奥地利人刺去，连白木柄都扎进去了半尺。



75. 哥萨克攻占了列士纽甫，葛利高里又用马刀劈死了一个奥地利士兵。死者躺在很漂亮的铁栅栏围墙旁边，看来还是个孩子。突然，一种憎恶和疑惑的心情揉乱了他的灵魂。他把马蹬抓在手里，半天也抬不起那只沉重的脚。



76. 战线还没有形成那种许多里长的难以攻克的长蛇阵。国境上只是偶尔发生骑兵的冲突和战斗。葛利高里自从在列士纽甫附近那次战役后，时常梦见那次肉搏战的情景。一种讨厌的内心的痛苦，沉重的折磨着他。



77. 团队从火线上撤下来，准备休息三天。这时，从顿河开来的援军到了。正准备到池塘里去洗澡的哥萨克欢呼起来：“是咱们的人，是顿河人。”“看见吗，伙计们，那是司契潘！”“葛利高里，还有你的哥哥彼得罗！”



78. 葛利高里迎着马队跑去，许多哥萨克也跟他后头从堤岸上跑了上来，乱踏着空茎子的白芷和老牛蒡花。“您好啊，哥哥！”葛利高里激动地大声喊叫着。



79. 休息的时候，葛利高里和哥哥一起去洗澡，他俩边游泳边说：“虱子把我咬死啦。真想家……”“娜塔莉亚已接回咱们家啦。”“啊？父亲和母亲怎样？”“很好。妹妹快要出嫁啦……”



80. 他俩爬到砂岸上，并排躺着晒太阳。葛利高里终于忍不住问：“阿克西妮亚有什么消息？”“她样子很丰满，很快活，大概是地主的饭吃得很舒服。不过你可要小心，司契潘曾扬言：在第一次战斗中，就给你一枪……”



81. 哥萨克成群结队地离开了池塘。在果园的栅栏边，司契潘从后面追上了葛利高里和彼得罗。“好啊，朋友！”“你好。”葛利高里有些发窘。“没有忘记我吗？”“差不多要忘了。”“可是我牢牢记着你哩。”司契潘嘲风地说完这句话。



82. 天刚黑下来，团队要出发了。在分别时，彼得罗把一张纸片塞进弟弟的手里：“这是我给你抄的一个咒文，它会保护你。”“有用吗？”“别开玩笑，葛利高里！”彼得罗跑了几步又回身叮嘱，“好好带在身上！”



83. 第十一骑兵师在占领列士纽甫之后，在卡敏克——司特鲁米罗窝市附近摆开了阵势。在各级指挥部里制订着大规模进攻计划，将军们专心一意地研究地图，传令兵跑来跑去地传送战斗命令……



84. 自从和哥哥分手后，葛利高里一心想恢复原来的平静情绪，但是却找不到精神支柱。这时有个叫“锅圈儿”的哥萨克对他说：“我看出来了，你害怕。你杀过人吗？我杀人连气也不叹一声，我没有同情心。”



85. 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时，葛利高里等人抓住一个惊慌失措的俘虏。“锅圈儿”自告奋勇要求把俘虏押送到连里去，可是他在树林子里毫无理由地把俘虏从后背斜劈成了两段……



86. 对这种残暴行为，葛利高里恼火透顶。他和“锅圈儿”争吵了起来，一时性起，端起步枪就打。幸亏下士向他肩上推了一把，子弹把树上的松针打了下来，拉着尖细的长声，向远处飞去。



87. 争夺城市的战斗开始了。从清早开始，骑兵冒着炮火的轰击，向前冲去。和日耳曼人并肩作战的匈牙利炮队，一看见哥萨克骑兵，就撤下大炮，骑马逃走了。



88. 葛利高里骑着战马冲进了满是尸体的敌人炮兵阵地。他奋力砍死了一个敌人军官，接着索性站在马蹬上，向另一名敌人骑兵追去。



89. 突然，脑袋上受到了猛烈打击，葛利高里几乎失去了知觉。他觉得嘴里有一股热辣辣的血的咸味。布满了庄稼茬子的大地在旋转着，葛利高里倒了下去。



90. 应该入伍的哥萨克都开往前方去了。顿河沿岸突然荒凉了起来。九月，潘苔莱收到了前线寄来的他儿子的阵亡通知书。葛利高里的妹妹杜妮亚希伽失声高叫起来：“啊呀……把哥哥打死啦！”



91. 潘苔莱一下子就显得憔悴了。他把儿子阵亡通知书藏到神龛下面，然后靠在门框上，身体不由自主地抽搐着。



92. 娜塔莉亚听到丈夫牺牲的消息之后，再次自杀的念头像火一样燃烧着她。她昏昏沉沉地过了一星期后，变成了一个像影子般的活死人。



93. 十二天后，杜妮亚希伽又从邮局取回了另一封信。她边跑回家边发疯般地喊着：“葛利沙还活着……彼得罗来信了……葛利沙受伤后还救了个中校……得了枚乔治十字章……”



94. 幸福得发了昏的潘苔莱拿着信在村子里走来走去，抓住每个识字的人，强迫他们念一遍。当念到葛利高里立功的地方，也就是说把受伤的中校背了六哩路的地方，他就自豪地问：“啊哈！你看，我的葛里希加怎么样？啊？”



95. 亲家米伦已经许久不和潘苔莱来往了。这次，他手捧上等烟草和糖果迎上来说：“恭喜，恭喜……有这样的儿子是值得自豪的。给他寄东西时代我问候，这些东西也给他带去……”



96. 自从这次悲喜交加的事情发生之后，娜塔莉亚突然下定决心，要到亚果得诺叶去找阿克西妮亚。恳求她把葛利高里放回来。她深信只要她去恳求她，葛利高里和过去的幸福就会回来。



97. 在亚果得诺叶，阿克西妮亚把对葛利高里的爱情和思念寄托在女儿身上，唯一使她得到安慰的，是女儿越长越像葛利高里了。



98. 娜塔莉亚真的找上门去了。她喘过气来，急切地说“……把葛利高里还给我吧！”阿克西妮亚咬着牙齿回答：“你知道我早已和他同居过，为什么还要嫁给他？我是收回了自己的东西！”



99. “瞧瞧，你脖子都歪了！健康的时候他都把你抛弃啦，还会看上一个残废人吗？”



100. 娜塔莉亚离开庄园，在一丛野荆条底下跪了下来。她被说不出的痛苦压迫着，什么也不想地跪着……那个女孩子脸上两只葛利高里的忧郁的黑眼睛，固执地在她面前浮动。



101. 那次葛利高里头部负伤后，在救护站只住了一天就偷偷跑了出来。回到连队遭到敌机的轰炸，他的左眼又负了伤。他挣扎着站起来，困难地睁开右眼，只见半边房子震塌了，砖堆上空冒着粉红色的烟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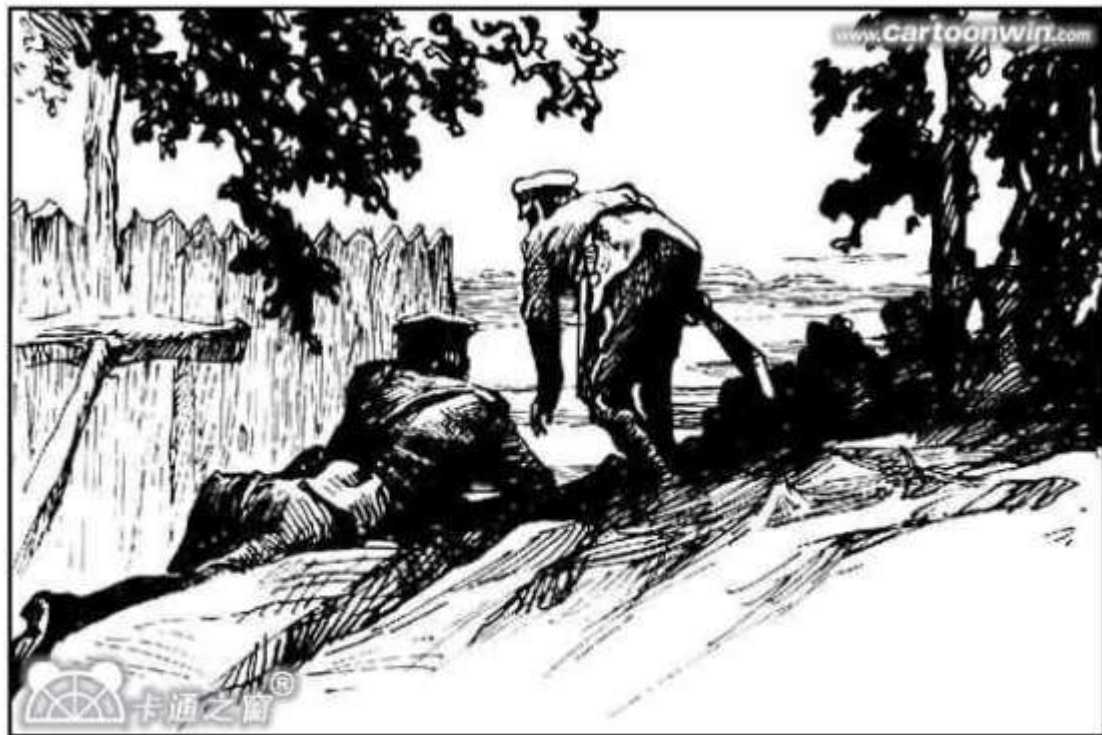
102. 葛利高里的眼睛伤得厉害，被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了。车厢轻轻地摇晃着，车轮子的叮当声催人入睡。他全身伸直，躺在长凳子上。随着车轮的滚动，危险和死亡离他越来越远了。



103. 葛利高里原来的东家叶甫盖尼中尉在八月初被召回了部队。他决定要在沙场上为沙皇效力，于是打了报告，要求从御林军调到哥萨克战斗部队里。



104. 叶甫盖尼到团部报到后，接受了指指挥第三排的职务。他所在的师团强行渡河，迅速突进到敌人的后方。排里有四人伤亡，伤员们躺在那里哀号。中尉装得很镇定，竭力不去听那沙哑的声音。



105. 在一个黎明时分，叶甫尼和一个叫彭楚克的志愿兵去执行侦察任务。此人在罗斯托夫的兵工厂当过工人，熟悉各种机枪性能。他来当志愿兵的原因很古怪：“我很喜欢战争艺术，我想掌握这种艺术。”



106. 后来彭楚克调到机枪队去了。在野战厨房边上排队领饭时，叶甫盖尼又遇到了他，于是闲聊起来：“打完仗您打算干什么？”彭楚克回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到时再说。”



107. 八月下旬，在舍月尔地区战线上，叶甫盖尼所属的骑兵部队遭到了敌人机枪的伏击。几个团伤亡过半，叶甫盖尼的脑袋和腿上受了伤，幸亏一个下士把他放在自己的马鞍上，才逃离了险境。



108. 叶甫盖尼在华沙医院住了三星期之后，回老家来休养了。这天夜里，叶甫尼从有篷马车里走了下来。全家人杀鸡宰鹅地忙碌起来。



109. 正在这些天里，阿克西妮亚的爱女患上了猩红热。医生来了几趟，最后摇摇头走了。阿克西妮亚哀求着：“主啊，饶恕我吧！”



110. 萨希加爷爷在水池边的一棵老杨树下掘了个小坟坑，把小棺材埋了进去，然后拿来一瓶掺着花露水的酒精，洒在坟前，嘴里祈祷着：“愿孩子早升天堂……天使的灵魂回宫啦……”



111. 不可名状的悲痛把阿克西妮亚压垮了。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她恍惚觉得孩子就依偎在身边，而自己正伸手在抚摸那长着鬈发的小脑袋。



112. 叶甫盖尼回家后的第三天夜里，悄悄溜进了阿克西妮亚的屋子。他坐在床边抚摸她，安慰她，趁她沉浸在不能自拔的痛苦之中时，占有了她……



113. 第二天早晨，他和阿克西妮亚单独在饭厅里留下来，他走到她面前，抱歉地笑着。阿克西妮亚紧靠在墙上，狂怒地斥责他：“别靠近我，该死的东西！”但是，三天后的夜晚，她又接受了他的诱惑。



114. 葛利高里在医院养好了伤，于十一月三日夜半，回到了亚果得诺叶。他悄悄跳过板栅子，遇到萨希加爷爷。萨希加犹豫再三，终于忍不住说：“你养了一条毒蛇，她和少东家瞎搞上啦！这算什么娘们儿？”



115. 葛利高里敲开了阿克西妮亚的房门。他打量着她，不无讥讽地说：“你不像老妈子，倒像管家婆啦。”这天晚上，阿克西妮亚等葛利高里睡熟之后，独自走到园子里去，一直哭到天亮。



116. 第二天，叶甫盖尼准备乘车出游，葛利高里讨好地迎上去，“老爷，为了纪念纪念，您肯答应我给您赶一次车吗？”叶甫盖尼靠在车座上，得意地想：“这倒霉蛋，不会知道我和阿克西妮亚的事……”



117. 翻过一座小山坡，葛利高里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扬起马鞭朝叶甫盖尼脸上抽去。他边抽边骂：“这一下是为阿克西妮亚！这一下是为我！为阿克西妮亚再给你一下子……”



118. 葛利高里惩罚了叶甫盖尼，回到庄园里，又用鞭子抽了阿克西妮亚几下，然后转身走了。阿克西妮亚一路追上来，苦苦哀求：“原谅我吧，葛利沙！”但他大步朝前走去，再也没有回过头来。



119. 葛利高里终于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一阵熟悉得令人心疼的台阶咯吱声响过之后，潘苔莱迎了出来，屋子里是母亲的响亮的哭声。用手扶住门框的娜塔莉亚被丈夫迅速、慌张的目光一扫就跌倒了……



120. 夜间，潘苔莱的老伴到葛利高里房门口张望了一下，告诉潘苔莱：“他们睡一块儿哪！”“好，托老天的福！”潘苔莱画了个十字，情不自禁地兴奋得抽嗒起来。（待续）